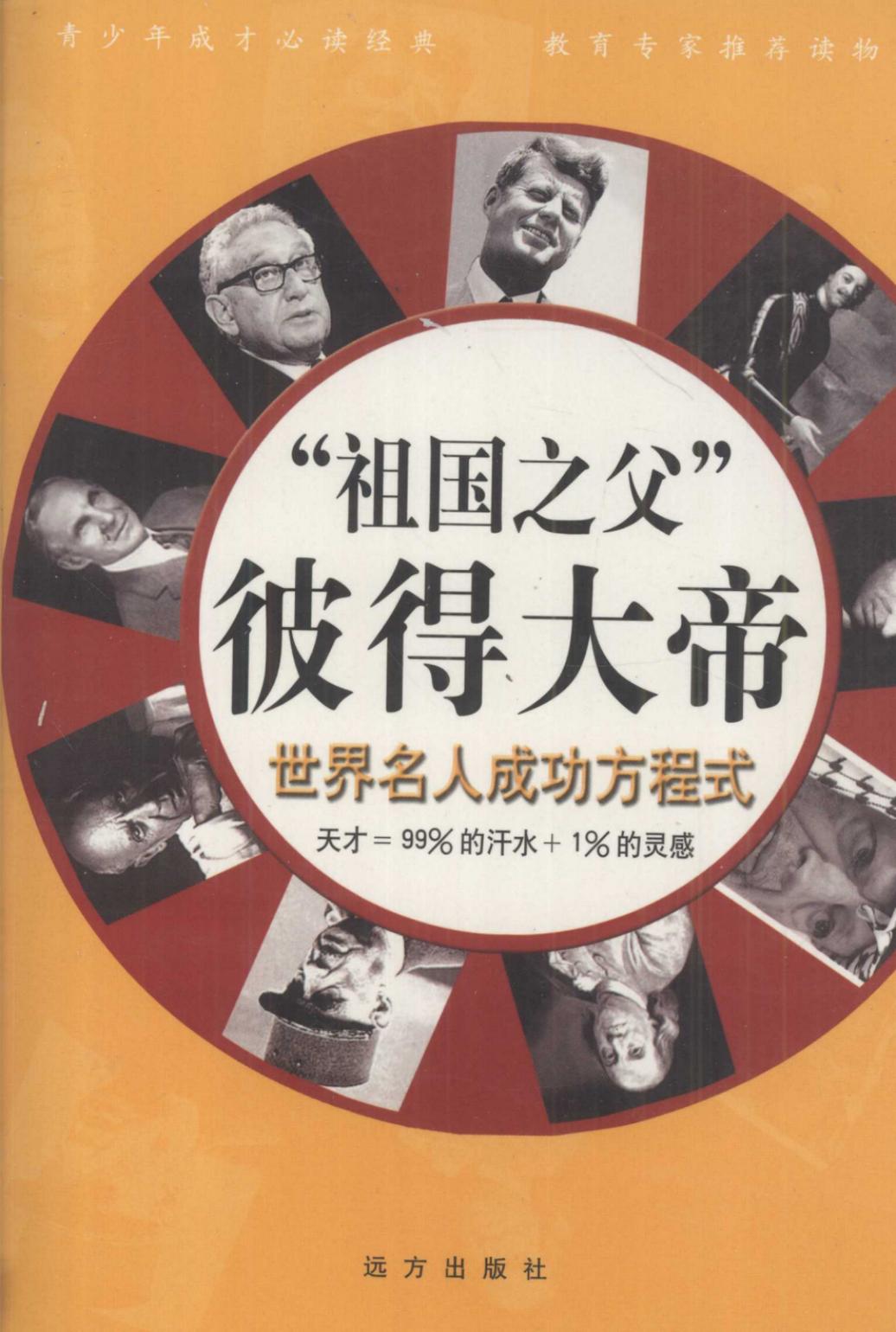


青少年成才必读经典

教育专家推荐读物



# “祖国之父” 彼得大帝

## 世界名人成功方程式

天才 = 99% 的汗水 + 1% 的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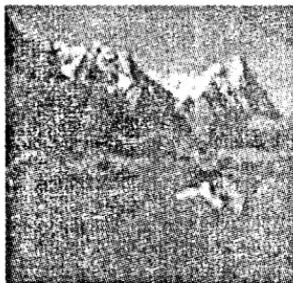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新课程百科知识

世界名人成功方程式

“祖国之父”彼得大帝

主编：秋枫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燕

封面设计：艾 伦

新课程百科知识  
世界名人成功方程式  
“祖国之父”彼得大帝

---

编 著 者 秋 枫  
出 版 社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54-4/G·324  
总 定 价 984.00 元(本系列共 100 册)  
本 册 定 价 26.00 元

---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 前 言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张白纸，慌乱之中，填上去的笔划，未必显得那么协调、精美。因而生命的画板如何着色也就在于设计，在于如何有的放矢，才能走向成功。

现在的青少年学生，不久就要从学校走向社会，就要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拼搏、奋斗、追求、创造、发展。能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求取生存，求取进步，求取成功，这是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课题，也是一个必须思考的课题。

当代青少年以独生子女居多，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依赖性特别强，心理素质、劳动观念差，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交际，学会表达，学会展现自我，提高他们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以成为了当今社会与学校育人的首要目标。打造货真价实的21世纪“T”型人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世界名人成功方程式》丛书正是在综合分析时代要求和学生“适应能力”的

基础上编写与出版的。是素质教育的春风下的一本应时应况之作。本套书在编写过程中以大量的实材案例，抛弃理论说教为基准，适用性强，既为青少年学生自身的人生规划提供了可行之道也为现代化的学校管理提供了备择方案。

“人是被证明的存在”。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你在构思美好人生蓝图时是否又在步步为营的实施证明你存在的计划呢？本编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谨以此书献给你们，愿 21 世纪的中国因为你们的存在而更加绚烂与辉煌！

编者

# 目 录

第一章	克里姆林宫的骚乱 .....	(1)
第二章	索菲娅摄政 .....	(22)
第三章	波得, 还是索菲娅 .....	(36)
第四章	日耳曼村 .....	(50)
第五章	对土耳其的战争 .....	(70)
第六章	高级使团 .....	(79)
第七章	射击军的叛乱 .....	(101)
第八章	从纳尔瓦到波尔塔瓦 .....	(118)
第九章	圣波得堡 .....	(142)
第十章	旅行法国 .....	(156)
第十一章	阿列克谢皇太子 .....	(184)
第十二章	皇帝和皇后 .....	(229)
第十三章	重大的改革 .....	(259)
第十四章	巨人长眠了 .....	(291)

## 第一章 克里姆林宫的骚乱

彼得——上帝对沙皇最大的恩赐，上天注定了他的前途不可估量。

1669年3月14日，在他妻子病逝的时候，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据他的亲信们说，看来往后再也没人能取代死者了。说实话，谁又能接替出身于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漂亮的玛丽呢？人们说她长得有点像巫婆，有一双魔鬼的脚。在二十一年的夫妻生活中，勤于侍君又善于生育的玛丽，给丈夫留下了五个儿子和六个女儿。的确，其中三个儿子接连死去了，剩下的两个：费多尔和伊凡，身体也不壮实。<sup>①</sup>费多尔长得不算傻，不过，他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却是那样地单薄，似乎皇袍的重量都会压垮他嫩弱的肩胛。至于伊凡，则是一个身心衰颓，时而癫病，终日为长着一瓣下垂的嘴唇和一只总是

<sup>①</sup>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六个女儿是：叶芙朵基娅，安娜，卡捷琳娜·玛尔泰，玛丽和索菲娅。索菲娅生于一六五七年。费多尔生于一六六一年，伊凡生于一六六六年。

粘着眼屎的眼睛而苦恼不已的少年，他的父亲想到要把帝王的宝座传给这样一个人，怎能不从内心战栗呢？在几个女儿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索菲娅，她聪明、狡诈、精力旺盛、体态肥胖。但沙皇厌恶把一个裙钗女子看作自己的继承人。他需要有身强力壮、头脑清醒的儿子。他那空荡荡的御床使他黯然心酸。当他哀悼去世的玛丽时，他已搞不清究竟是在痛惜自己夜间生活的伴侣呢，还是在思念按时为他生儿育女的能手。他毕竟年龄不算太大——才40岁！他还有生育的能力。他为人十分虔诚，优柔寡断，迟钝怠惰，谨小慎微，待人宽厚，因而他长时间地犹豫，该不该承认自己的欲望。接着，突然地，在二年鳏居和祈祷生活之后，他终于下了决心。为了俄罗斯的强大，应该再次结婚。在那时的一张画像上，他身穿一件沉甸甸的镶嵌有红、绿宝石和珍珠的锦缎袍子，显得有点耸肩缩颈，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无边软帽，帽沿上镶着黑貂皮，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右手握着权杖，左手托着象征主权的球体。他的个子不高，显得有点矮胖，蓄着长胡须，朱红色的嘴藏在下垂的两道小胡内，眼神严峻，鼻子宽大。显然，这位人物在敬畏上帝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人世的统治。

当他刚刚说明自己的意图，一阵狂热的骚动立即缠住了整个宫廷。这是因为，根据数百年的传统，沙皇得在最美丽最贤惠的姑娘群中为自己挑选一位未婚妻，这些姑娘将因此被召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按“斯摩特里尼”的习俗，即“相亲”的习俗，候选的姑娘们——无论是出身于小贵族还是大贵族——根据礼宾规定的日期，即1670年9月14日那天，需由家长们领着，成群结队地涌到克里姆林宫。无论是高挑儿还是矮个儿，是披着金发的还是长着褐发的，脸蛋长得漂亮的还是不太招人喜欢的，年轻的还是年幼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还是穿着平常的，她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保持着处女的贞操，都有健康的体质，都端庄文

静,并都迫切希望中选。一到皇宫,她们便被关在“泰廊”<sup>①</sup>内,几个老成的妇人替她们脱去衣服,仔细地检查和盘问她们,触摸她们的身体,以了解她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帝王的恩宠。即使是身体上最隐秘的部分也不能逃避这些检查。凡被公认不合格的小姐们立即被打发回去。剩下的姑娘说说笑笑,三五成群地被带到一间寝室,在那里,她们激动地等候着皇宫的主人前来对她们命运做出裁决。她们低声耳语,默默地祈祷,身上微微地发颤。门开了:是他,胡子沙皇,大权在握的嫪夫,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每个姑娘都渴望着能给予他以女性的安慰。他由一位医生陪着,在床与床之间通过,用心不在焉的目光从候选的女子们的身上一掠而过。突然,他在一位叫纳塔利娅·纳雷什金的小姐面前站住了,递给她一条边上镶有金丝和珍珠的手帕。纳塔利娅垂下了眼睑,她成了未来的皇后。

实际上,沙皇早就认识这位年轻的姑娘。在他的宠臣、掌管使节政厅的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府邸里,沙皇曾看到过她。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家中设有书房和一间化学实验室,还特别因为他与众不同地有一位苏格兰夫人而出名。这位崇拜西方的革新家,不愿把美艳可爱的养女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纳雷什金——一个外省不出名的普通绅士的女儿——幽禁在深闺内宅的“泰廊”内。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被批准与她的保护人同桌就餐,即使有客人在场,也不回避。她一开始就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征服了。她高挑的身材、暗淡的肤色,闪烁在长长的睫毛下的黑眸子;举止谦恭适度,显得虔诚、正直、温柔、顺从。虽然,她比沙皇小20岁,但年龄上的差异并未使高贵的来客感到不安。恰恰相反,她正指望她用青春的活力来重新焕发他的生机。最近一段时期,他感

<sup>①</sup> “泰廊”,女眷内室或闺房。幽居在那儿的古俄罗斯妇女,实际上等于被禁锢在修道院内。

到疲惫和身体不适，这位年轻姑娘或许能治好这些症状。他屈从于传统习俗，把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姑娘们全征召到克里姆林宫来“相亲”，其实，在他的心目中，他早已认定了将与他同床共枕的姑娘的名字。

婚礼于1671年1月22日举行。一夜之间，靠已故皇后玛丽取得执政地位的庞大而野心勃勃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就让位给予新皇后纳塔利娅相联系的同样庞大而野心勃勃的纳雷什金家族。随着地位的转换，挤出一派怀着满腔的仇恨而默默地下台，与之对照的则是新上台的一派的无比骄傲和狂妄的气焰。不过，纳塔利娅却以她的活泼和含羞多情，迷住了沙皇。不仅沙皇欣赏年轻妻子的妩媚娇态，大主教尼科纳也倾倒于她，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这位圣徒在国内享有双重名声，人们称他既是教会分立派的死对头，又是一个好色的人。美丽的纳塔利娅的另一名“求爱者”是个出身低贱的朝臣，名叫蒂科纳·斯杰什涅夫。人们说，沙皇对这两个家伙和其他几个朝臣向他皇后争献殷勤的事实，不闻不问。

1672年5月30日——按照当时俄国使用的历法为7180年<sup>①</sup>——皇后纳塔利娅生下一子，取名彼得。尽管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敢称这孩子为彼得大帝，但被召来问卜的占星先生们却一致预言他的前途不可估量。因为彼得的星像不仅与火星相毗邻，而且，就在他出生的那天，作为一个明显的预兆，路易十四（法国国王——译者）的军队在孔代和蒂雷纳的率领下正准备横渡莱茵河。据专家们说，这一军事行动表明，展现在新生婴儿面前的将是一条节节胜利的战争道路。

心满意足的沙皇感谢上帝的恩赐。他赦免了几个罪犯，解除了国家债务人的债务，叫侍从们把整桶整桶的伏特加酒分给

<sup>①</sup> 那时，俄国人从被推定的创世日期起计算年代。文中的1672年5月30日是儒略历的日期，相当于格里历的1672年6月10日。

大家。还举行了有四百人参加、备有一百二十种菜肴的盛大宴会。宴会结束时安排的餐后点心，竟然丰盛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只裹着冰糖的大雄鹰，用糖汁浸渍的一只金丝雀和一只鸚鵡，最后是一座用各色糖果甜食制成的克里姆林宫，有围墙，有城楼，有大炮，甚至还有步行的和骑马的将士。客人们的肚子早已填满，但仍在贪婪地吞咽甜食。此时，杂技演员、舞蹈演员和铙钹敲击者开始表演，企图转移人们对盆碟的注意力。此后几天里，为了仿效欧洲习俗，养女已晋升为皇后的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特权贵族，又在家中和宫廷里组织了几场演出，其中大部分节目是由德国演员用德语表演的。这些德国演员是从居住莫斯科的外国手艺人当中找来的。此外，作为一项大胆的尝试，名叫西米昂·波罗茨基的有学问的修道士——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专门为这次演出用俄语编写了两个戏剧：“浪荡子”和“纳比科多诺索”。

最令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兴奋的是，这次出生的后代有着强健的体质。他的其他孩子尚在襁褓时代，就显露出丑陋和衰颓的迹像，而这次生下的则是一个标准的健壮、美貌和活泼的孩子，单单这些优点就足以使宫中爱说闲话的人们对彼得的血缘提出异议。一些人隐晦地暗示，因疾病折磨而身体虚弱的衰老沙皇，在暮年是不可能生出如此健壮的儿子。人们甚至点出了彼得的真正生父：要么是大主教尼科纳——生就的大力士，一位粗野专断有才华的巨人；要么是机敏和精力旺盛、十分接近陛下和纳塔利娅的蒂科纳·斯杰什涅夫。多年之后，由于生身之谜而备受折磨的彼得，在一次宴会上以粗暴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着伊凡·穆西纳·普希金伯爵嚷道：“这位至少知道他是我父亲<sup>①</sup>的儿子。但是我呢，我却不清楚，我到底是谁的儿子！”他扑向蒂科纳·斯杰什涅夫，用醉醺醺的声调继续

① 伊凡·穆西纳·普希金是沙皇阿列克谢的私生子。

叫道：“告诉我实情，你是我的父亲吗？我命令你讲，别害怕，否则我就掐死你！”“陛下，”斯杰什涅夫答道，“我真不知应怎样说才好，当时不光是我一个人。”<sup>①</sup>彼得随即用手蒙住脸，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厅。彼得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被这种猜疑之心所折磨，但那位自认为是他父亲的君王，却从未对此产生过任何怀疑。

彼得出生不久，纳塔利娅又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生下两个孩子，两个漂亮而结实的女儿<sup>②</sup>，她们出生的时间先后相隔一年。纳塔利娅出色地在丈夫身边维持着一种快活和单纯的气氛。这样的环境，使得沙皇——虽然他疲乏不堪——有可能继续他的帝王事业。他耳软心活，优柔寡断，意志薄弱。每当他必须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时，便感到痛苦。在他统治时期，他不得不与教会分立派斗争，同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反抗的哥萨克人作战，同土耳其人、波兰人、瑞典人开仗，还得同那些不理解他仿效西方想法的国内贵族抗衡。他有革新家的理想，但当传统派们指责他想毁掉俄罗斯习俗这一神圣遗产时，他便让步了。到了47岁，再也缺乏精力来统治这个由他耐心拼凑起来的国家了。由于身患坏血病和水肿病，他于1676年1月29日至30日的夜间去世了。弥留之际，他用衰竭的嗓音命令在他身后将王冠交给他的刚满15岁的儿子费多尔。

全俄缙绅会议——一个由特权贵族的杜马、高级僧侣的至

<sup>①</sup> 引自彼得·多尔戈鲁基亲王的回忆录。彼得的生身问题始终没有搞清。诚然，他成年后，和尼科纳一样身高两米出头，他的毅力和聪明又与斯杰什涅夫很相像；无论从体质还是从精神方面看，他都不像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此外，根据同时代人的反映，纳塔利娅皇后有许多情夫。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充分的依据。不管怎样，本身卓有天才而生父却是个智力平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当中，彼得绝不是第一例。

<sup>②</sup> 纳塔利娅生的两个女儿是 费多拉（1673—1678）和纳塔利娅（1674—1716）。

圣宗教会议以及内阁各主要政厅派出的官员组成的会议——立即开会，根据死者的遗愿，推举索菲娅和伊凡的亲兄弟、彼得的异母兄长费多尔为沙皇。亲自参加 1676 年 6 月 21 日加冕大典的荷兰外交代表范·凯勒，对当时的礼仪做了下面的描述：

达官贵人和朝臣们都穿上了饰有金银的华丽服装，其中不少人的衣服上和高高的无边软帽上绣着各式各样的图案，镶嵌着无数的珍珠。密歇尔·多尔戈鲁基亲王把大捧的金币和银币撒给麇集在那儿的老百姓，各行各业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喊着，祝愿亲王万事顺利。有些人因急于捡钱币，竟遭乱脚踩死。

庆祝费多尔三世登基的钟声刚刚响过，应邀出席加冕宴会的贵族们胡须上的蜂蜜酒刚刚挥发干净，大规模的“清洗”便进行了。新沙皇的母亲是玛丽·米洛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第一个妻子，因而他的登基，就意味着整个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又恢复了在宫廷中的权势。他们逼走了包括已故沙皇的遗孀和幼子彼得在内的纳雷什金家族。再次成为居于上风的得胜者，首先指控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一位正直的大臣、皇后纳塔利娅的监护人——曾用魔法导致阿列克谢一世的死亡。他的家不是有一间化学实验室和几本数学书吗？无需另加罪名，就足以使他坐牢、受刑、流放到西伯利亚。至于纳塔利娅，她几乎被终身禁闭在修道院内。人们最后只是把她与她的儿子送到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村镇——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

深受母亲疼爱的彼得当时还仅仅是个孩子。他长着卷曲的暗栗色头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丰满的粉红色面颊。他身子结实，行动和思维敏捷，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见什么都想摆弄个明白。他的健壮的体格与活泼的性格令周围的人赞叹不已。他的异母兄长费多尔三世与他多么不同啊！年轻的君王性情温和、善于思考、有文化教养，能说拉丁语和波兰语，有机会还写几首打油诗。但是，他体质虚弱，患有瘰疬病。他身负的重任似乎

超越了他的承受能力。他把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托付给他姐姐索菲娅的情夫、阔绰的瓦西里·戈利琴亲王。这位亲王除因其诱人的外貌而深为索菲娅公主所倾慕外，还因其政治家的素质而备受沙皇的器重。在连续两次婚姻之后<sup>①</sup>，费多尔感到自己每次发病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并为缺乏子嗣深感沮丧。第一个妻子为他生的唯一的儿子，在婴儿时就夭亡了——仅比他母亲早死几天。第二个妻子生下的女儿也死了。他的血液是污浊的。谁来继承他呢？弟弟伊凡吗？他近16岁了，但神智混乱，为了辨别周围的事物，还得用一个手指艰难地拨开自己的眼睑。异母弟弟彼得吗？他活泼、热情、聪明，但还不满10岁。该遵循长子有继承权的法规呢？还是根据身体和智力来处理这件大事呢？费多尔难于抉择。不过，他强烈地倾向于选择彼得。整个莫斯科都注视着克里姆林宫，人们正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酝酿着国家的前途。

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墙上筑有雉堞的城堡，位于首都中心。它从前是莫斯科王公们为了抵御敌军和老百姓的暴乱而修建的。这里，住着沙皇和大主教，跳动着整个民族的心脏。每当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人群便涌到这圣地，尽情地表达他们的欢乐、忧虑和愤怒。在战争时期，克里姆林宫是一座要塞；在平时，它对所有来访者开放。天刚放亮，各色各样的参观者便大批跨入宫门，然后在高悬于他们头顶之上的圣像下脱帽致意。特权贵族们的华丽的轿式四轮马车，几乎很难在拥挤的平民中打开一条通道来。人群中有拿着诉状的农民，有残废的乞丐，有专门来探望大主教的僧侣，有奔走于各行政衙门之间的文书，有趾高气扬的射击军，有卖糕点的商贩，有扒手、攒头瞧热闹的闲汉，还有在大风中等着替人撰写请愿书或情书的代书人。熙熙攘攘

<sup>①</sup> 费多尔于1680年娶了阿加塔·戈鲁切夫斯卡亚，1681年丧偶，随即第二次结婚，娶玛尔泰·阿普拉辛娜为妻。

的嘈杂人群，水流般地涌入克里姆林宫这座由木头和砖瓦搭成的、圣物和凡人难以置信地混杂在一起的建筑物。在这里，各种建筑风格——哥特式的、拜占庭式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互相争奇斗胜。大厦的结构像孩子们的玩具一样，相互嵌入咬合在一起。中心广场上，在几十座形式各异的小教堂和礼拜堂的中间，耸立着“圣母升天”大教堂、“大天使”大教堂和“天神报喜”大教堂。宫殿本身的样式也酷似教堂：穹隆式的屋顶，着色的瓦片，华丽堂皇的外观。宫殿四周，竖着另外几栋宽敞的建筑，分别用作国库、军械库以及服务于沙皇的名目繁多的部门：厨房、轿车修配工场、洗衣间、面包坊。另外还有用木头搭成的马车库和可容纳多达四万匹马——其中包括珍贵的阿拉伯纯种马的御马厩。

宫内非常幽暗寂静。拱形低矮房间的四壁被烟熏得发黑，但均装饰着壁画、动物皮和绸缎；柱子上，绘制了各式奇形怪状的阿拉伯图案，金黄朱红两种颜色交相映衬；走廊上，每隔很长一段距离，闪烁着一盏油灯。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费多尔三世的亲信们正焦虑地等候着从病人房中传出的各种信息。以相同的利害关系为基础而组合的各种集团出现了。人们暗暗地策划着阴谋。在帷幕后面，大家都胆战心惊地期待着，因为无论是伊凡即位还是彼得登基，对他们的拥护者来说，都意味着兴盛或衰败。伊凡是玛丽·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儿子，他的背后，是整个米洛斯拉夫斯基集团；彼得则是纳塔利娅·纳雷什金的儿子，他的背后，是整个纳雷什金家族。作为米洛斯拉夫斯基集团的首领，肥胖的索菲娅公主坐立不安。她借口费多尔生病，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床边。她把他的年轻妻子从他身旁赶走，并以照顾病人为名，在费多尔的耳中灌输了完全出自她私利的考虑。索菲娅指出，既然费多尔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人，他就应该指定另一个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人，即他的弟弟伊凡来继承他。假如由于差错，指定异母弟弟彼得继位，那么，在彼得的未成年

期间,就将由彼得的母亲纳塔利娅——一个纳雷什金家族的女人来摄政。费多尔不应该这样背叛自己的家族!必要时,为了帮助伊凡——发育迟缓的不幸者——索菲娅将以自己的权威去保护他,以自己的主张去开导他。难道自己临朝摄政就肯定比纳塔利娅差?

毫无疑问,索菲娅确有领导男人的才干。她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奸诈,语言尖利刻薄。她毫不准备像一般俄罗斯女人那样,甘愿于在“泰廊”里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她的活动范围是整个皇宫,整个世界。显然,她意识到自己长相丑陋,但这不仅远远没有使她谦卑自惭,反而更激起她的勃勃野心。她那肉山一样的身材,竟把身上裙衫的针脚都撑断了。兼管波兰事务的法国外交官拉·纳维尔写道:“她体形丑陋,胖得出奇,头大如斗,脸上有毛,脚上长着溃疮。”他还补充说:“如果说她的身子长得宽阔、矮小和粗俗,她的思想却非常敏锐、狡诈和富有权术。尽管她从未读过马基雅维里的书,也没请人讲过马基雅维里的任何主张,可她天生具有马基雅维里提倡的为人之道。”她年仅26岁,看上去却像40来岁。这个没有一点女性特征的悍妇,却包藏着极为强烈的情欲。她一方面强烈地迷恋于瓦西里·戈利琴——她的常年情夫,一方面却毫无顾忌地同射击军的军官们调情。1682年初春,费多尔三世的体力迅速衰竭,同年4月27日清晨4时,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这之前,据传他曾讨吃了一只桑椹馅饼。难道馅饼里下了毒?有人暗示说,索菲娅用给亲爱的弟弟解馋的办法加速了他的死亡。但无论如何,执政六年之后驾崩的沙皇,没指定继承人。

克里姆林宫敲响了丧钟,接着全城的丧钟也跟着敲起来。大主教若阿辛局促不安地从停放尸体的房间走出来,遂即在皇官的一间大厅里召集了全俄缙绅大会。他要求匆忙前来聚会的特权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和军官们,立即回答他提出的这样的问题:既然已故沙皇没选定他的继承人,那么伊凡和彼得二者当

中，究竟由哪一个登基？大主教还说：“在你们中间，有谁听任个人的偏见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让谁得到犹太的下场。”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欢呼彼得为沙皇。当时，外面簇拥着听到丧钟赶来的百姓，他们挤在被称作“红外廊”的雄伟宽阔的阶梯前。若阿辛身后跟着穿着华丽的全俄缙绅会议的成员，他宣布了会议结果，并询问群众这样的选择是否符合他们的心意。大家报他以一阵狂喜的呼喊声：“让彼得·阿列克谢维奇当我们的沙皇！”接着，人群散去了，各自去传播这一消息，畅饮伏特加酒。

若阿辛回到宫中，向10岁的小彼得祝福，随后命人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一把与他个头相比显得太大的御座上。所有到场的人都列队从年幼的君王面前走过，向他宣誓并吻他的手。索菲娅强压着怒火，不得不与别人一样，向努力挺直脑袋的孩子鞠躬。彼得一点也不慌张，眼睛注视着缓慢走过的一个又一个可敬的面孔。他对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但是今天，他感到他们的神情显得非同寻常庄严。他们全都穿上了最漂亮的服装——金黄色或银白色织锦缎的紧身皮里长袍，胸前飘扬着下垂的宽厚胡须；波斯式的腰带勒在肚脐下，从而更加突出了男性颇以自豪的大肚皮的线条；脚上是靴尖往上翻翘的红色皮革长统靴。场上除了打扮艳丽的皇后与公主们外，没有别的女人。她们低着头，并按照礼仪的要求，眼中含着泪。纳塔利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她现在已荣升为女摄政。在交织着荣誉和仇恨、恐惧和希望的一片混乱中，她显得格外温和、软弱和单纯。她无事可做，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只会用祷告盼望儿子周围的种种纷争能最终得到止息。在她的后面，则是由一批贪婪成性和耍弄权术的人组成的纳雷什金家族，胜利使他们忘乎所以了，现在该由他们来分享高官和厚禄！

然而，肥胖和凶恶的索菲娅并未死心。在服侍弟弟费多尔并向他出谋划策的日子里，她守在他身边，尝到了做一个自由女人的甜头。因而她不愿考虑再回到“泰廊”这个世外闺房中去。